

【味道】

融进岁月的豆豉香

□徐可顺

周六上午，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游人交织、穿行的缝隙，一行幽黑的大字摄住我的眼球：老济南豆豉。豆豉？心头震撼的当口，思绪飘向了岁月的深处。

约十几岁吧。秋收时节，家里从山角里、地头边、河沟旁收了那开嘴笑的黄豆荚，四粒的、三粒的、两粒的，摊在场院里。晒得差不多了，母亲就抡起木锨，猛拍豆荚、豆棵。豆子在空气中蹦着，寻地儿就不动了。母亲用扫帚、簸箕收起来，挑去小石子、沙子，把豆子放在大盆里用水淘，再泡上一阵子，就开始在锅里煮。缕缕白气从盖帘的缝隙袅袅升腾着，锅里的豆子开始欢呼，豆之醇香飘然进入鼻孔。

约十几分钟左右吧，豆子差不多熟了。凉却的当儿，母亲从坡里拔来一些黄蒿，绿涛涛的，散发出一股沁心入脾的香味。母亲边把洗净的黄蒿、香椿叶放在盆底和四周，边把豆子放入其中——放上黄蒿和香椿叶能入味，豆豉才香。豆子放满了，母亲盖上锅盖，密密实实的，又将两块砖头压上，防那麻雀、老鼠、黄鼠狼什么的偷吃。过些日子，母亲就掀开盖帘，看看豆子的成色。呀！那些圆形的、蛋黄色的大黄豆变成了红褐色，彼此相连，表面还浮起一层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白毛，一股浓烈的窖香味儿四溢开来。我知道，豆子发酵了——农人说是捂豆子。

捂好了，就摊在用玉米莛子串起的盖帘上晾晒。其间，还要不断地翻动，把粘成一团的豆子尽量分开。这当儿，我还时不时抓起几粒或一小团往嘴里塞。软软的，嚼碎下咽时，略带苦味，尔后才有一缕涩香上漾，弥散在口腔、鼻腔。那时，感觉天天有这个吃，是蛮幸福的，小肚子常常睡觉前还鼓鼓的。

大概到了小雪时节，白萝卜下地了。母亲就将萝卜洗干净，切成半寸见方的方块——现在想来很像一块块白净的东坡肉，放在大盆里。一层萝卜、一层豆豉、一层盐，顺序添加着，这就是腌萝卜豆豉咸菜。为了味道鲜美，母亲有时还撒上些香菜。

我喜欢的，不是这豆豉萝卜，而是那黄褐色、带咸味的豆豉水。这豆豉水，多是卤出来的萝卜水，还有融在其中的原汁豆豉香。记得念高中时，早餐从食堂打上一饭盒玉米粥，把煎饼撕成块放入热气腾腾的粥中，等煎饼泡软了，倒入冰凉的豆豉水，用筷子搅和搅和，霎时间就成了口中饕餮，那叫一个香啊！

不怕大家笑话，进入不惑之年，我才知道少时吃的那豆豉真真身世不凡呢。最早有关豆豉的记载，当数汉朝刘熙的《释名·释饮食》，称豆豉为“五味调和、需之而成”。近两千年前的《食经》也有了豆豉做法的述记。豆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既是美味食材，又可入药治病，“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曾用豆豉治愈过洪州（即今天的南昌）都督的风寒病。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家卫生部门也把淡豆豉列入第一批药食同源名录了。

我来济南后，才知道老济南同样钟爱豆豉。老济南的豆豉，虽然不像乡下那样土法上马用黄蒿、香椿叶之类调味，但发酵的原理却无二致。济南人爱豆豉，多与秦琼有关。相传隋唐时期，秦琼住在济南，他天天用豆豉调理肌体，结果力大无穷，武功高强，就连妖魔鬼怪也怕秦琼豆豉（“都吃”）附上身，所以不少市民在吃豆豉之余，还把秦琼当做守门神，节庆之际常将其画像张贴于大门之上。

“大姐，看包装咱这豆豉是槐荫产的，是祖传的？”

“嗯。于家传的，传了一百多年了。”

“卖得还行吧？”

“还行。这么说吧，打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豆豉生产厂子转产的转产、停产的停产，都没市场了。现在干的，都是个人的；你看看这包装盒上，还写着入非遗了呢。”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历史悠久的老济南豆豉，是2015年被列入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

望着眼前一字排开的各式各样的豆豉包装盒，少年光影里的那缕香又在脑海中复活，继而在舌尖回旋、萦绕。懊恼的是，我永远也吃不到母亲亲手煮制的豆豉了。

【厂子记忆】

老宣传科长的水泥厂记忆

□杨建保



【城记】

记忆中的丁家庄小学

□李金良

我的一生有将近十八年是在济南水泥厂度过的，追溯往事无限感慨。

1971年我从部队复员来到了济南肉联厂工作。后来，我成家立业，妻子是济南水泥厂的一位矿山职工，我们住的也是水泥厂的宿舍。于是，1979年我从济南肉联厂调入济南水泥厂，从事后勤服务和党委的宣传工作，从此便与水泥厂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了与“洋灰”打交道的人生之旅。

随着我逐渐融入水泥厂这个热火朝天的大集体，周围那些工资收入不高、工作环境恶劣，但还是满腔热情奋战在水泥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师傅们时时刻刻感动着我，也让我真正领略了这些同“洋灰”打交道的人一颗颗金子般的心。于是，平素喜欢舞文弄墨的我，就用自己的笔来书写和讴歌水泥厂的嬗变与职工的风采。

追寻着济南水泥厂的成长轨迹，我了解到，早在1920年民商朱敬舆投资18万元，在当时的济南市刘长山东麓创办了济南致敬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济南水泥厂的前身。第二年，公司请领了开采刘长山的执照，聘用德国技师，购进德国设备筹备生产，1935年投入批量生产，成为济南第一家立窑水泥企业，也是山东省境内最早的水泥企业之一。建国前济南市工业水平低下，只

是年产低标号水泥不过几千吨的小厂，据称，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该厂也拥有股份。成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致敬洋灰股份有限公司，于1958年正式更名为济南市水泥厂，生产矿渣硅酸盐水泥；而厂区所在的道路，也就被命名为水泥厂路。

解放后，国家大力发展水泥工业，济南水泥厂作为济南市骨干企业受到大力扶持，由年产几千吨水泥发展到年产50万吨水泥，职工近三千人的大中型水泥骨干企业，是济南市的利税大户，泉城建材行业的标兵，济南市的产业发展该企业功不可没！

曾几何时，济南水泥厂是全国水泥工业的先进企业，其生产的“黄海”牌水泥以优质、高产、低消耗享誉全国，出厂水泥百分之百合格，富裕标号合格率同样是百分之百，连续二十年保持国家水泥质量银质奖（国家不设水泥金质奖）。建厂几十年来，济南水泥厂水泥质量一直是全国立窑水泥厂质量的排头兵。

一开始进厂，我干的是木工模型工，每天和水锯、墨斗及木型模具打交道。1982年，我从木工型岗位调入厂宣传科，从科员一直到宣传科长干了十几年，亲眼目睹了济南水泥厂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直至实现微机自动控制系统管理的科技进步里程，见证了改变水泥生产的落后面貌，全面实现优质、高产、低耗、



▲1990年，本文作者在济南水泥厂办公楼前留影。

▲当年济南水泥厂生产立窑车间一隅。

清脆的铃声传遍全校。

这就是我入学第一天所看到的学校。这让我很好奇，因为周围的民居大都是低矮的土坯房，少有砖瓦房，就是有也都是红砖红瓦，学校里这些高大青灰的建筑风格与周围民居截然不同。还有那四棵紫丁香树，我长这么大也从来没见过，尤其是第二年春天，紫丁香花散发出来的馥郁香味，弥漫了整个院落，很多同学都踮起脚尖扬起小脸，凑近花束嗅闻。

从1968年9月到1975年7月，我在这个老式建筑里，上完了小学和初中。毕业以后的几年间，我曾经多次来学校，看看这些熟悉的老建筑，看看我曾经坐过的老课桌，和熟悉的老师聊聊天，打打乒乓球。

这期间，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这处老宅院最早的主人是谁？

我曾经问过几个老师，他们都说不上来。我也曾经问过几个年老的长者，他们都说是清朝光绪年间济南府里一个状元修建的老宅，叫“陈家大院”，至于具体细节就说不上了什么来了。

由于村内入学儿童和外来务工子女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加，老校舍已经不能满足教学要求。1993年，村里拆除了老校舍，在原址上建起了现在这座五层高的教学楼。在以后的年月里，每次经过学校门口，看到新建的教学楼，我的脑海里就会映现出学校原来的模样，映现出大殿、厢房，老枣树、紫丁香。同时，早先的那个疑问也就越来越大，这处老宅院最早的主

文明生产提高劳动炉产的辉煌。在济南水泥厂人的不懈努力下，出厂的水泥40年保持100%的合格率，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在国家重点工程北京亚运村、天津塘沽港建设中享有盛誉，还被上海市列为免检产品，多次获国家建材局质量管理奖，被批准为国家级六证产品，许可使用国家质量认证标志。济南水泥厂把“质量第一”落在行动上，使“黄海”牌水泥于1979年获得首批国家质量银质奖。还获得了省建材工业文明生产先进企业称号。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质量万里行”活动中，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济南水泥厂精心抓质量，努力降消耗，让“黄海”牌水泥享誉全国，重点工程争相订购，供不应求的新闻。当晚济南市市长给当时的济南水泥厂厂长穆家梁打来祝贺电话，第二天一上班，厂长和党委书记还亲临厂宣传科来表示由衷的祝贺。

产品好，厂风好是一种美好的企业传承。济南水泥厂不搞技术垄断，热心为兄弟单位提供无私援助，多年来先后派出技术人员赴河南、河北、云南、海南、辽宁等地十几家水泥厂提供技术协助。江苏有家水泥厂产量达不到设计要求，厂子派出水平过硬的技术人员，协助该厂找原因、破难题，使该厂水泥台时产量迅速提高了一千多吨，水泥标号也由过去的450号提高到550号，仅此一项，该厂就年增效益500多万元。青海一家水泥厂建厂时间短，技术力量薄弱，济南水泥厂三次派人解决立窑煅烧的技术问题，还为该厂培训了二十多名技术工人，使其产量比过去提高50%之多。过硬的技术，无私的援助，受到上级和同行厂家的好评，济南水泥厂连续多年被评为山东省建材系统精神文明单位。

2000年以后，环保与人居质量越发受到重视，几家水泥厂造成的大气污染严重影响济南市的空气质量，而落后的水泥立窑生产工艺均属淘汰之列，从长远利益出发，市政府忍痛割爱，决定将济南水泥厂、济南东方红水泥厂迁建出市区。

人是谁呢？

2005年，我读唐景椿先生编著的《济南老街巷》一书，书中“沧桑巨变老街巷”一章中“耐人品读的县西巷”一节里，介绍鞭指巷时有这样的表述：“陈冕……因父逝后回济服丧，把祖坟迁到历城丁家庄。他卒后葬在历城现姚家镇境内的丁家庄。”读到这里，我想，这陈冕会不会就是前些年那几个长者们所说的“陈家大院”的主人呢？

于是我上网搜寻，果然，在陈冕词条下有这样的记述：“陈冕（1859—1893）字冠生。北京人。祖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清水闸人，籍贯济南。清代状元，翰林院编修。早年从师于山东举人、翰林院编修王芷庭……1892年，其母病逝，离职回济南服丧。次年，将祖坟迁到济南历城丁家庄，并在此修建‘陈冕大院’（今丁家庄小学）。1893年（光绪十九年），在济南病逝，葬于城东丁家庄。”

由此证实，丁家庄小学那些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的老校舍最早的主人就是光绪年间济南状元陈冕。

过了这个夏天，丁家庄小学就将随同丁家村一起拆迁，在CBD东侧的丁家村村民安置小区内也将会建起一座设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的新丁家庄小学。不管这座新丁家庄小学设施如何完善、功能如何齐全，也不管它楼层多高、外观多靓，那个我曾经就读了七年的丁家庄小学，那些青砖灰瓦的厢房，那个飞檐斗拱的大殿，还有那老枣树、紫丁香、鹅卵石甬路，在我的记忆中会永远铭刻。